

社說

選論來稿附

論中日分合之關繫 本社撰稿

別士

天下有自然之勢。非人力所可逃。往往經數千百年之久。神光離合起伏萬端。而其終也。仍歸於此天然之局。此所以衷歎於天定之不可逃也。我與日本相知蓋古和在。三韓大海中。其文見於山海經。爲四千年前之著作。其時我已知有日本矣。秦漢之際。三神山之說日往來於世主之心。說者以爲即日本。顧日本與我之交。其有信史者。則始於曹魏。自魏之後。在隋在唐。往來不廢蹤跡。浸密矣。然非所謂國交。國交始於明高麗之爭。以兵戎相見。德川氏既開幕旋。卽和平。溯自徐市載童男女入海。始至德川氏與明媾和。止中間二千年。我與日本之或和或戰。均無當於天下之故。其關繫於天下之故者。兆於甲申。成於甲午。而始終皆不離高麗。當甲午之戰也。我固不能知是役牽動之鉅。想日本亦未必能測其終。而其終也。卒至俄人牽德法以羣動。終日本之臂而奪之。俄吞旅順矣。德人無報。乃撲膠灣。英法紛紛各謀抵制。丙申丁酉間。遂騷然不可以終日。又適宮庭多故。乘輿內不自安。謀所以救近憂者。於是禁近之間。分爲二派。一爲法祖。一爲開新。而執政之中亦分二派。一爲聯俄。一爲

社說

一

甲辰

親日。其微指非有所取於新舊也。亦非有所別於俄日也。然既各有所挾持。則波瀾相生。久而愈濶。一演而爲戊戌維新之局。再演而爲戊戌訓政之局。三演而爲己亥建儲之局。四演而爲庚子排外之局。五演而爲辛丑回鑾之局。六演而爲癸卯俄約之局。終至甲辰之俄日開戰。禍變之來。格於滔天。而沿流溯源。其原點只二。一皇室之不相能。一中日之分合而已。而皇室之意見。又時與中日之分合相涉。試觀甲午之後。俄人乘間行其嗅咻。故相鬻荒。爲其愚弄。似中日之交離矣。然至戊戌。皇上親政。乃決計聯日。洎乎訓政。政策一反。非惟不聯日而已。其與俄交。亦非專壹。至庚子。乃議一切排之。回鑾以後。一切習爲輟媚。未始無倚俄之心。無如俄人事會。既成不復。再忍突然。出其真面目。以相向。於是吾人始怖絕於修羅藥叉。而知羅刹之必不可親。吾確知夫近日諸大臣中主俄者。日以滅主日者。日以增政策。已四變矣。夫國家政策之勢。未有甚於此十年間者也。繼自今以往。政策其可以一定乎。吾嘗論之。東方大陸諸國。有一特例。爲世界所無。其例文明之族。必不足以敵野蠻之族。自北方起者。必爲在南方者之君支那印度。從古如斯。髮指背裂。末如何也。而惟日本不墮斯例。具至大之事。在北條氏之拒胡元。元人之力橫掩亞洲。白種之人亦爲所懾。而惟日本以獨力拒之。因得留古人之文化。不爲胡馬之所蹂。其功烈亦比於希臘之拒波斯。而法人之拒

回教矣。而今日拒俄之事。乃拒元之事之結果。亞歐之榮落。黃白種之興亡。專制立憲之強弱。悉取決於此也。而我中國。視然爲亞洲之大國。吾固可決吾民之意。卽甚不肖。亦必不敢曰。吾願歐洲之興。而亞洲之敗也。吾願白種之滋。而黃種之滅也。願刻薄吾身之專制政體。日昌而安樂。吾身之立憲政體。日亡也。夫既不欲自處於奴隸。與牛馬矣。則當此存亡一髮之係。則必與我之同利害者。相共而後。可以集事也。明矣。此所謂天定而不可逃者。非歟。夫此又非盲從迷信之謂。倘吾人不察。而以向之倚俄者。倚日。束手委命。一切聽客之所爲。非惟自害。且以累客。蓋天下之有鑒於中國之必不可扶植也。而又不欲日本之獨吞之。於是瓜分之說。斯定支那分而日本孤固不若支那強。而與日本並立之爲得計也。故所衡量於中日之間者。固不必待有俄人之衝突。與俄人之呈敗象。而有可決之於天理人情之際者矣。若是者。宗旨既明。而後政策自此始。

論中國責任之重 本社撰稿

閑閑生

今言世界大勢者。皆注目歐美矣。雖然。吾謂今之歐美。亦受動而非主動者也。柏林大會。盟約既成。歐洲諸國。堅持均勢政策。彼此牽制。俯受鈴束。美國宣布孟祿主義。鞏固同洲。捍禦外侮。鷹麟鶚瞬。莫敢窺伺。卽間有爭端。如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希土之釁。一千九百二年英